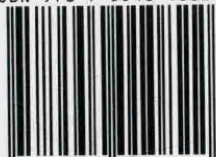


ISBN 978-7-5540-1082-2



9 787554 010822 >

定價：50.00圓

張岱全集

古今義烈傳

〔明〕張岱撰 丁紅點校

浙江出版聯合集團  
浙江古籍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古今義烈傳 / (明)張岱撰;丁紅點校.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2018. 4  
(張岱全集)  
ISBN 978-7-5540-1082-2

I. ①古… II. ①張… ②丁… III. ①歷史人物—列  
傳—中國—古代 IV. ①K820.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7)第 184015 號

## 古今義烈傳

(明)張岱撰 丁紅點校

- 出版發行 浙江古籍出版社  
(杭州市體育場路 347 號 郵編:310006)
- 網 址 [www.zjguji.com](http://www.zjguji.com)
- 責任編輯 況正兵
- 文字編輯 潘丕秀
- 封面設計 劉欣
- 責任校對 余宏
- 責任印務 樓浩凱
- 照 排 浙江時代出版服務有限公司
- 印 刷 浙江新華數碼印務有限公司
- 開 本 880mm×1230mm 1/32
- 印 張 12.125
- 插 頁 2
- 字 數 250 千
- 版 次 2018 年 4 月第 1 版
- 印 次 201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 書 號 ISBN 978-7-5540-1082-2
- 定 價 50.00 圓(精裝)

如發現印裝質量問題,影響閱讀,請與市場營銷部聯繫調換。

古今義烈傳卷一



山陰張

汝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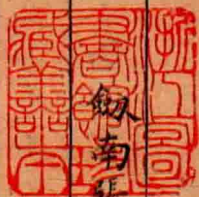
伯夷辨齊

伯夷辨齊，孤竹君二子也。父欲立辨齊，及父卒，辨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辨齊志不肯立而逃之。及武王伐紂，載西伯木主以行，夷齊叩馬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義人也。

古今義烈傳卷一

伯夷牀齊

伯夷叔齊孤竹君二子也父欲立牀齊及父卒牀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牀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及武王伐紂載西伯木主以行夷齊叩馬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義人也扶而去之至武王已平殷



岱著

# 前言

丁紅

《古今義烈傳》八卷，是明末清初著名的文學家和史學家張岱撰寫的一部述評歷代義烈之士的傳記體史書。

張岱，初字宗子，以人稱『石公』，即改字石公，號陶庵，又號蝶庵，山陰（今浙江紹興）人。生於明萬曆二十五年（一五九七），卒於清康熙年間（一說為康熙二十四年，一六八五）。平生讀書廣博，經史百家，靡不涉獵，著述弘富，史論、小品、佳作疊出。據其《自為墓誌銘》所載，已編集成書的即有十五種，其中像《瑯嬛文集》、《石匱書》、《陶庵夢憶》、《西湖夢尋》等，早已為世人所熟知。這部《古今義烈傳》，則是見載於《自為墓志銘》而又流傳甚少的一種。

《古今義烈傳》卷首有明末文士陳繼儒、劉光斗、祁彪佳、馬如蛟、劉榮嗣所撰的序和張岱自序，除劉光斗序未署名外，其餘五篇序均撰於崇禎元年至五年間（一六二八—一六三二）。其中崇禎四年（一六三一）祁彪佳序云：『張宗子目窮學海，才注文河，少年搜輯得烈士數百餘人，手自刪削，自成一家言。』據此，張岱開始纂輯本書的時間，不會晚於天啓元年（一六二一）。本書張岱自序撰於崇禎元年（一六二八），序中有『余自史乘，旁及稗官，手自鈔集，得四百餘人，繫以論贊，傳之劄劄』云云，而列于該篇自序後的《古今義烈名籍》（張岱撰），則謂本書『始

於周鎬京，迄于明崇禎甲申（十七年，一六四四），『得五百七十三人，爲四百七十二贊』。兩文對勘，可見早在崇禎初年，張岱已經完成本書的第一稿，請人作序，準備刊印。而後由於時局的變化，作者續加搜輯，人數由初稿的四百餘人增加到五百餘人，時間下限也延至崇禎末年，這便是我們今天所能見到的本子。簡略記載這個本子纂輯實況的《古今義烈名籍》未曾撰寫年月，但從本書收人的下限看，它的最終定稿，當在清初。

從天啓到清初，歷史發生了重大的轉折，明王朝從沒落終至于崩潰，清兵入關，統治了全國大部分地區。張岱本人也在這天崩地裂的突變中，由一個二十餘歲喜愛鮮衣美食的纨绔子弟，成長爲一位年近知命、布衣蔬食而又富于洞察力的史學家。這一成長的歷程在《古今義烈傳》裏留下了明顯的印痕。一方面，受晚明以來崇尚個性解放、思想獨立思潮的浸潤，作者在選擇『義烈』之士時，首先考慮的，是那些不爲功利目的所左右，純粹從道德立場出發而其行为又明顯具有個人魅力的人。卷首《凡例》開宗明義：『凡慷慨赴義，必於倉皇急遽之交，生死呼吸之際，感觸時事，卒然迸裂，如電光、江濤不可遏止，雖生平未通半面，遽欲與臧洪同日死者，此爲第一。其餘受人恩結，有爲而死，如荆軻、聶政之流，不在此列。』荆軻、聶政在傳統中國社會中一向被當作義士的典範，而張岱卻棄之不取，原因即在張岱所謂的『義烈』，是非功利性的，而荆、聶所爲，則是受人之恩，帶有交換性的功利之舉。與這種非功利性相關聯，張岱所看重的，還有義烈之士思想人格上的獨立性。他對於傳統的君臣名分評價甚低，認爲『君臣之

分，莫逃天壤，無論名節懸於其前，實亦斧鑕逼於其後。故一丁艱厄，有死無他」（同上），一針見血地指出了『忠臣死節』背後的嚴酷。由此對愚忠之舉痛加貶斥，以為『有死主之勇，須先有擇主之明。苟使託身非人，不能見幾，復為死難，則是蔡邕之哭董卓，揚雄之死王莽，徒資萬世笑罵耳，何義之有與』（同上）。這也就將習慣上經常連提並舉的『忠義』之說，從理論上作了細緻的區分，能盡忠者未必都是義士。在自序中，張岱回憶自己讀《水滸傳》小說時的感受，謂『宋江為宋室一大盜俠，少有挫折，輒為之扼腕懊惱，與官兵截殺，惟恐水滸之人不獲全勝；一至以征大遼，手足零落，慘然悲悼，不忍終卷。宋江，盜也，何愛護之若是？無他，為忠義兩字所排激也。』這其中所歸的『忠義兩字』，聯繫上面所引，可知重心在『義』字，是基於義的忠。這種基於義的忠基本上不考慮政治名分，而同時又帶有十分強烈的個人性格魅力，因此即便大盜，依然為張岱所激賞。

另一方面，由於明清易代之際，士大夫在去就大節上出現分流狀況，有人屈服以至投靠清王朝，有人義不降清，而張岱本人作為明王朝高級官僚的後裔——高祖天復為嘉靖二十六年進士，曾任雲南臬司副使，曾祖元忬乃隆慶五年狀元，官至翰林院侍讀、詹事府左諭德，祖父汝林是萬曆二十三年進士，出任廣西參議，而父親耀方晚年做過山東兗州魯王府的右長史，是魯獻王的親信——感情上必然偏向明室，因而在《古今義烈傳》的最後一卷中，錄載了不少盡忠王朝的義烈之士。如『陳元綸』條云：『陳元綸，字道掌，福州人，名士貢薦。丙戌，貝勒兵入



福，京有爲清官者，與元綸夙交，造廬通好，元綸束網頂儒巾青袍迎坐。清官顧駭，請具清式以見。元綸笑起，云：「欲生換制，迨少選。」入內。清官竢之坐次，忽哭聲出戶，報元綸頂儒巾青袍，雉經死矣。」這種對於名分的重視，又顯現了張岱在特定時期裏編纂本書的特殊用意。不過即便如此，作者對於那種追求形式的迂執的「義烈」做法仍然不太贊賞。如卷八記述平湖人陸士鉉在甲申事變後撰《絕粒篇》，絕食而死；一位福建籍的「畫網巾先生」因不願雉髮，反在自己額上畫網巾，而被清兵所害，即撰贊曰：「作《絕粒篇》而不必絕粒，畫網巾而不必網巾。世間凡事何須認真？取其意也，則亦可以成名。」雖語涉玩世，但所謂「取其意」，歸根到底還是強調「義烈」之舉應建立在尊重個人的人格，以及思想獨立方面，而非片面的殺身成仁。

《古今義烈傳》從總體上說是一部帶有濃重道德色彩的史傳著作，然而由於作者張岱不僅是一位睿智的史學家，同時也是一位傑出的文學家，因此本書在文學上也頗有創意。祁彪佳謂「其點染之妙，凡當要害，在餘子宜一二百言，宗子能數十字輒盡情狀，及窮事際，反若有千百言在筆下」（《義烈傳敘》），即點出了張岱寫傳言短意長、情狀畢肖的特色。又書中敘述義烈之士的事跡時，常采用轉錄人物對話的形式，增加了本書的感染力。像卷四「嚴顏」條記三國時張飛破劉璋軍，俘獲巴郡守嚴顏後，張、嚴二人間的一段對話，便極有意思：「飛呵之曰：『大軍至，何敢拒戰不降？』顏答曰：『卿等無狀，侵奪我州，但有斷頭將軍，無降將軍也。』飛怒，令左右牽去斫頭。顏應曰：『斫頭便斫頭，何爲怒邪？』」幽默的語言，活畫出一位視死如

歸的義士不屈的性格。本書每則傳記的末尾，又均有張岱所撰的論贊，或為總結義士之思想，或為補充篇中未及之事，或抒己見，或寓褒貶，文筆流暢清新，語句跌宕多姿，被陳繼儒評為「蒼翠筆底，贊語奇峭，風電雲霆，龍蛇虎豹，腕下變現，而雋冷悠然，飄渺孤鴻，天外嚶嚶，是又《漢書》、《三國》諸贊中所絕不經見也」。

鑒於本書對於研究明代史學和文學均頗有參考價值，我們將此書校點刊行。這次所用的底本，為一個八卷四冊的本子，正文以楷書寫錄，書口上下方分別印有「石匱書」、「鳳嬉堂」字樣，而《石匱書》是張岱入清後編纂的一部著名的明代史書，其原稿本也錄在有「鳳嬉堂」印鑒的稿紙上，由此可知這部《古今義烈傳》乃是張岱原作的謄清稿本，具有極為珍貴的文獻價值。國家圖書館藏有八卷四冊的刻本（其中第二冊為抄配），經核對，刻本與稿本差別甚大。刻本的贊語與稿本存在諸多差異，正文的傳記文字也頗有差別。考慮正文傳記多剪裁自歷代史書，文句的不同並不影響史實，故未作校勘，但贊語的不同，反映了張岱著述的嚴謹態度，不能忽略了之，故全文錄入。另據謝國楨先生《增訂晚明史籍考》吳江柳氏舊藏有一種傳鈔本，惜不知其是否尚存人世。校點中對於原本中的損蝕文字，參考有關史書作了校補，難以校補者則用□號代替。錯別字、手寫簡化字和異體字已經改為通行字。限於水平，校點中難免還有失誤，敬祈方家教正。

## 序

四海相識，落落如曉星，而老病相妬，不能一酬其墓。所當車過腹痛者，莫如山陰張肅之。肅之與余稱卅年老友，而素心遙對，杖屨詩酒，呼吸相通。今棄我七年，墓木已拱。陟阜臨風，人琴懷感，篋管遺卷，曝書忽見，每動與可之哭也。今年夏，吾鄉太史吳澹人持其友張宗子《烈士傳》視余，向余徵序曰：『若故人子，若識之乎？』余取讀之，見其凡例、名籍，豎議侃侃，已心異其人。讀未終卷，其條序人物，深得龍門精魄，典贍之中，佐以臨川孤韻，蒼翠筆底，贊語奇峭，風電雲霆，龍蛇虎豹，腕下變現，而雋冷悠然，飄渺孤鴻，天外嚶嚶，是又《漢書》、《三國》諸贊中所絕不經見也。余於是深異之，力究其人。澹人曰：『是若友張雨若先生孫也，為海內知名士，靡所不長，古文辭其游戲也。』余嘖然笑，口張而不能喻，曰：『嗟乎！有以也。』昔張肅之與黃寓庸、羅玄父、張夢澤、王弱生諸公讀史于白門，余及見其評騭諸史，議果而確，識敏而老。余手鈔其副本歸，奉為定論。今宗子風霜之口，酷似其祖，但其才力天出，靈動活現。老泉之質，不若斜川之穎也。余少時亦有是志，取古來義士，列其名，未及作傳。後見皇甫士安《烈士傳》、屠緯真《義士傳》、寥寥數人，如武帝食露盤，無補多欲，便爾中止。迺宗子遠逮商周，近迄烹廟，卑至奴隸，瑣及犬馬，洋洋大章，洵是持世之作。《三都》成而僮父輟筆，嗣今以

往，保無敵手也。常見老人飴弄孫子，見孺子囁嚅效大人語，則其祖若父必喜而笑，舉以示座客，座客亦無不喜而笑。余於肅之不止座客，而宗子將作大聲驚人，亦不止僅僅作效大人語。余思吾良友，雖終不可得吾肅之一笑，而見有文孫如此，肅之其不死矣。

壬申秋七月曬書日，雲間老人陳繼儒書於頑仙廬。

## 義烈傳序

自媮渙者盈宇宙，有利害而無是非。非無是非也，利害之太晰，一如鶩，一如沔，即是非之鏡朗懸于前，而闐然不能自振，爲突梯，不爲濡縷，而大義之頓淪也，直以溫蠖障燭龍之馭。于是上關國社，旁及衿盟，瑣至閭井，蒙狸面而匿鼠首。而古今之瀝肝指髮者，盡汨汨于容脰之智，如行墟墓間，無有生氣，如入女人國中，無有男子氣，以至偷蔭處堂，坐視禍敗，而莫之所。故曹蜍、李志之毒天下，較躡、蹠烈也。夫百年有盡，人殺、鬼殺埒耳，亦安見汗餌牀簣者之必不死哉！而究不如直行其是者。其幸而成也而得不死也，可以肉虎狼而飴鼎鑊；即不幸而身殉之，心杼一寸之丹，血化九原之碧，赤利刃而死，青柔翰而生，而烈士之名猶足以炤千古。余不佞，夙負毅憤，見拳曲不平，輒爲皆奮，往往讀二十一氏之牒，流覽一二，則疾引大白酬之。既局局理官，括帖、簿書兩耗疇昔，然私心所赴泐，拂拂從湛盧躍去。乃一睹張宗子之所彙《義烈傳》，而爽然消我痕也。凡事出土大夫，勿概論。其或它人之酒杯，與下士之嚆矢，無編摩以勗之，無旗表以驅之，不縮不矜，不利熒，不害怵，要于必行其是，尤足術也。宗子，文恭曾孫，四世簪組，所家儲不止三十乘，故綜列閱博蔑足異。余尤異宗子貌恂恂，挹對溫克，無下激之態，而持論諷誼，直以電光霍開魅界。至諸贊詞，又復手澆七襄，腸貫九曲，而五色摩尼逼現毫

楮，使人琅琅披之，滌而日月，震而雷霆，栗而霜雪。究從舌瓣作冷香，沁人脾腑，又不翅釀沆瀣爲甘露也。宗子才擅金閨，行出而樹世，即《義烈》一刻，唾玉屑于地，而亘鍊英于天，且盡呼天下之蝮志，而鼓朝氣以還其鬚眉，于功世也弘矣哉！余時迫去越，亟題之以歸宗子。

蘭陵劉光年題于龍嶼之夙有齋。

## 義烈傳敘

孫樵曰：『爲史官者，明不顧刑辟，幽不見鬼怪。若梗避於其間，其書可燒也。』古人高擅史才，龍門、西蜀，千載絕唱。唐興二百年間，作者數十輩，獨高昌黎。昌黎修《順宗實錄》，尚不能當班孟堅，遑問它邪？至於廬陵、涑水，驥失而驚，鴛失而螻，雖有作者，子長、子雲勿可及已。乃議者謂太史公排節義，退正直，不敘殺身成仁之美，而莽大夫劇秦美新，行負其腹，磨毫黷札，叢閣飽帙，但以官大寵濃，講文張字，如司馬子長之敘周繆，班孟堅之傳蔡義，其所謂梗避者，亦已甚矣！余生平有史癖，見烈士俠徒，握拳攘臂，洵洵思逞，但記載散見，如電光石火，不能多遺。余友張宗子，目窮學海，才注文河，十年搜戰，得烈士數百餘人，手自刪削，自成一家言。其點染之妙，凡當要害，在餘子宜二三百言，宗子能數十字，輒盡情狀。及窮事際，反若有千百言在筆下。論贊雜出，一字之評，筆懷秋嚴，舌蓄霜斷，出沒其意中，忖度其言外，秦銅相照，纖悉不能躲閃。至如索隱鈎深，推心置腹，一出一入，無不忤直骨於枯墳，嚮諂魂於泉下。其所鑒別，片言武斷，尤足令千古輪心。宗子齒髮未及壯，其所得如此，則不知子長、子雲當宗子年齒時，文章果何如也？余里居三年，與宗子析疑賞奇，數山間晨夕，得以窺其武庫獨富。而宗子王大父太史公創《紹興郡志》、《會稽縣志》，而太史公尊人太僕成《山陰縣志》，義

嚴衮鉞，傳爲一方信史，時人比之班氏父子，而未得殫其精華，常爲懊惜。今吾宗子以繡虎之才，克世其美，不減談、遷之繼述。異日石渠、虎觀虛左席以待宗子，宗子亦何庸多讓焉？余驅車將北，告人曰：『會稽宛委禹穴間，有出手眼而挾龍門、西蜀之奇者，將大用矣。』

辛未仲夏，山陰友弟祁彪佳書於西湖偶居。



## 義士傳序

余濫竽山陰，暗中摸索，得交宗子。五年守土，略去世法，幾同家人骨肉。余去越時，曾有句曰：『貌疑子羽爲文士，舌在張儀必偉人。』蓋宗子不特爲文人，真豪士也。宗子意氣如雲，肝腸如火，神情開霽，朗朗日月入懷。而民間利弊，磊砢不平，嘯喑喑鳴，風雨颯颯，集座間縱口直言，絕無畏忌。余喜其駿爽不凡。猶憶丙寅年以公事入武林，簿書之暇，放浪於六橋三竺間，桂塢飛觴，蘭舟載月，朱佩南，楊石攻隕然大醉，每豪詈不可致，夜則翦燭劇譚，嘖嘖不倦，此樂洵不減長慶當年。而時序忽移，荏冉不可復追矣。白水蒹葭，懷我素侶。今年，予奉命有川江役，楊石攻、張宗子取道采石，破浪來訪，促膝經旬，慰勞交至。一夕夜話，宗子以所著《義士傳》命余序之。予嘗留心於二十一氏之往牒，有概於中，謂義士俠徒多以躁敗，佯狂抱器，無害其成仁，而臺下結纓，不許其取義。蓋義無前準，匹夫慷慨，婦女從容，其所肉視虎狼，冰顛湯鑊，宜與山間明月、江上清風同其安適，義斯高於千古矣。留侯博浪一擊，尚爲義氣所動，幾陷虎口，圯橋老人抑其志而鋤其氣，三返而不怒，納履而不羞，身爲帝者師，而卒報韓仇，所以善用其氣也。宗子此集，其義鵠乎？非直義藪也。宗子以雄邁敏給之才，伋籀蚪文，靡不殫究，至若荒碑斷版，一字當心，輒坐卧其下。其振筆數千言，拔地干雲，峭削危聳，華頂不足據，